

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十分融洽。习近平认真倾听……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超过晚上7时。

看到时间不早了，习近平对大家说：“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在这里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代表们见面。独龙族这个名字是周总理起的，虽然只有6900多人，人口不多，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骄傲地、有尊严地生活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各民族人民一起努力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奋斗。”

他接着表示：“你们生活在边境地区、高山地带，又是贫困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生活在原始状态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独龙族从原始社会迈入社会主义，实现了第一次跨越。新世纪以来，我们又有了第二次跨越：同各族人民共同迈向小康。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全国各族人民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帮助独龙族。”

总书记指出，独龙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沧桑巨变，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继续发挥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继续把工作做好、事情办好。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你是县长？你是乡长？”指着来

自独龙族的县长马正山和乡长李永祥，习近平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独龙族兄弟姐妹自身能力也要增强，县长、乡长就属于独龙族自身培养的人才，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总书记亲切地对高德荣说，您是时代楷模，不仅是独龙族带头人，也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有你们带动，独龙江乡今后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稍微停顿，习近平接着说：“我希望大家，就是鼓励你们再接再厉，也是给全国各族人民看：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小康。”

——摘自《“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侧记》（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2版）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江乡——

# “直过民族”再越贫困大山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滇西的高黎贡山常年云雾缭绕，横断峡谷的独龙江千曲百回。

一个秋日的清晨，记者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城出发，翻越连绵峻峭的高黎贡山，中午时分，抵达“原始秘境”——独龙江乡。

独龙江湍急清澈，两岸对峙的山峰气势非凡。山脚下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米黄色村寨。眼前的景色如同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彩画。

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独龙族是一个“直过民族”，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独龙江乡地处滇缅藏交界处的深山峡谷，自然条件恶劣，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如今，这个深度贫困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

### 大山深处通公路

刘锐，两年前受中交集团委托，前往贡山县挂职扶贫，担任贡山县委常委、副县长一职。一谈起独龙江乡的交通变化，刘锐有说不完的话。

刘锐向记者介绍说，独龙族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上世纪60年代，全长65公里、人工开凿的人马驿道成为独龙族人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生产生活物资全靠人背马驮。

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暴雪会封闭进山的路。11月封山之前，独龙江乡6个村的干部带领本村二三百人，要步行3天到贡山县领取免费的化肥、粮种、洋芋、塑料薄膜等。成年人背100多斤物资，小孩背20斤。驿道上挤满了来回的人。

熬过冬天，盼到6月份开山解封的季节，村民赶紧把粮食、盐巴、药品和生产资料运进来。6月到10月是雨季，许多村民用塑料薄膜蒙住头，打着手电筒冒雨赶路，天黑了就睡在路边的树下。有时泥石流冲毁了道路，他们不得不等待交通恢复，身上带的炒面和苞谷吃完了，就挖野菜充饥。那时，国营马带有500多匹骡马、40多名赶马工，每年的运输量不低于110万斤。

为了改变闭塞、贫穷的局面，上世纪末，一条耗资超过1亿元的公路动工了。

1999年9月9日，独龙江公路竣工通车，这意味着人背马驮的历史终结了。独龙族也成为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民族。

2011年，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开工。2015年11月，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完工，独龙江乡彻底告别了每年有一半时间大雪封山不通公路的历史。隧道贯通后，从独龙江乡到贡山县，正常情况下开车只需要3个多小时，而20年前需要整整走3天。

独龙江公路要穿越气候变化莫测、高海拔的高黎贡山，公路的维护成本很高。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余金成告诉记者，今年，独龙江流域连续下了半年的雨。记者在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的路途中看到，有数处路基被泥石流冲毁，有近十支工程队在抢修。

怒江州交通局长罗增贤告诉记者，怒江州政府已经多方筹集近3亿元资金，准备对独龙江公路进行彻底改造，计划重新规划选址，增加桥梁和隧道，彻底改变目前时通时断的被动局面。

### “放炮传信”变成“互联网+政务”

“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岩羊无路走，猴子也发愁”……这些都是独龙江乡的真实写照。特殊的地理



独龙江乡巴坡村村民在自家门前合影。

杨时平摄

环境和恶劣的天气，严重阻碍了独龙江乡的发展。

在独龙江乡巴坡村采访时，记者听到了“放炮传信”的说法。巴坡村有430多平方公里，斯拉洛村民小组100多户，有些在江以东、有些在江以西，通知开会要用很长时间。当时的老县长发明了“放炮传信”，约定：重要会议和紧急会议放两炮，一般会议放一炮，头天晚上放炮，第二天下午开会。

在巴坡村麻必当电站，记者见到了一部手动调试的老机组，它见证了独龙江乡电力发展史。

“那是1989年翻越高黎贡山，从雪山山口背进来的。”今年54岁的王国光对这段记忆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王国光23岁，听说有大型水力发电机要进来，他非常激动，主动申请去接运。“机器又大又重，人马驿道又窄又陡，弯道多，马帮没法托运，只能靠人力去背。”接运小组20人左右，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天多雨，路湿滑，每人负重100多斤，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65公里的人马驿道，发电机加高压线前后背了一个多月。

2006年，独龙江乡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水电站——孔目电站建成投产。但由于独龙江乡山高坡陡，人们居住分散，乡内仍有大量人家不通电。

2018年，独龙江乡建成了400千瓦柴油发电及200千瓦储能系统，实现水电、柴发、储能多能互补的微型智能电网，为独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

与此同时，现代通讯技术也悄然走进独龙江乡。

2014年，中国移动工作人员来到独龙江乡，架光缆、爬铁塔、装设备、测信号。经过几个月奋战，4G基站建成开通，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穿过高黎贡山、跨越独龙江。

通网后，当地加大推进“互联网+电商”，“彩云优品”电商平台应运而生。“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虫草、重楼、当归、坚果、独龙毯、蜂蜜等独龙江乡的特色优质经济作物和特产得以通过互联网营销的模式销售出去。为了让乡亲熟悉并用好“彩云优品”，独龙江乡的6个行政村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手把手教乡亲使用电商平台。

谈到家乡的变化，村民自豪地说：“现在独龙江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了。以前到乡里办个事，经常一天还办不完，现在有了‘互联网+政务’，在村里分分钟就办妥了。得了病要做手术，可以在乡里连线省城的专家诊治。”

从“输血扶贫”到“造血扶贫”，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独龙江通过移动“互联网+”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跨越发展的新路径。

### “共产党的政策，真没得说”

千百年来，独龙族群众与世隔绝，庄稼靠点种、过江靠溜索、穿衣靠纺麻、看病靠占卜，过着结绳计数、刻木记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江乡没有一所学校。1952年，独龙江乡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孔目小学，从此独龙族有了自己的教育事业。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帮扶项目启动之后，独龙江乡构建起了从学前到初中的教育体系。截至目前，全乡6个村委会教学点实现全覆盖，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0%，巩固率达100%。

2019年9月18日，献九当村委会小学建成投入使用。崭新靓丽的楼房，宽敞明亮的教室，30多名独龙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让已经退休的老县长高德荣有感而发：“现在的孩子真幸福，走几步就能在家门口读书。共产党的政策，真没得说。”

巴坡村的老校长木文忠至今还在讲台上授课。他曾经经历过茅草屋教室，如今在崭新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里教数学和科学。“再也没有逃学的孩子了，他们相互比谁更用功，有些孩子跟我说，一定要考到北京去！”木文忠说。

2006年，独龙族女孩高琼仙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她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村民大多认为孩子“读到初中就够了”。如今，情况变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据统计，独龙族目前已经有3名博士生、2名硕士研究生、29名本科生。

独龙江乡的医疗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走进独龙江乡卫生院，记者见到怒江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燕。她来这里进行医疗扶贫已经快两年了，她对记者说：“刚来扶贫时，我经常要帮助来看病的孩子洗手、洗脚，甚至还要洗澡。现在独龙族人的健康意识提升了很多。”

该院院长黎强一见到记者，就说起了独龙江乡医疗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黎强的儿时记忆中，他所在的龙元村每年都有人

意外去世。有的被毒蛇咬伤，有的外出采药、打猎摔下悬崖，有的妇女生完孩子大出血死亡。大雪封山的半年，人们有了病只能挨着。独龙江乡每个村都有巫师，却没有医生。当时，独龙江乡人均寿命仅30多岁。

黎强刚参加工作，就负责整个乡的防疫。他翻山越岭，上藤桥、过溜索，走遍了村村寨寨，宣讲常见病预防和传染病防治法，每接种完一轮疫苗，需要3个月时间。

如今，独龙江乡卫生院已经有了心脑血管救治站、自动洗胃机、B超机等。2015年，卫生院开始使用远程医疗系统，可以与昆明、珠海等地的医生会诊病人。

###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2007年，老县长高德荣试种苹果，2011年实现部分挂果。在此基础上，2012年初，独龙江乡大面积推广苹果种植，林业、农业等部门组合发力，通过免费发放苹果苗、送技到家门等方式帮扶独龙族群众种植苹果。

从一户到几户、从一个小组到几个小组、从一个村到几个村，独龙江乡苹果种植面积目前已发展到6.8万亩。红彤彤的小苹果，成了独龙族同胞脱贫致富的“金果果”。

除了苹果种植，独龙江乡还通过“林+菌”“林+畜禽”“林+蜂”等模式，带动独龙族同胞发展羊肚菌、独龙牛、独龙鸡、独龙蜂等林下种养业，极大提高了林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2019年国庆节，封闭改造两年的独龙江向游客限流开放。颇有头脑的独龙江人王战荣从中看到了商机，和妻子开办起了农家乐。“交通条件好了，来独龙江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游客都在询问有没有吃住的地方。”王战荣说。

从农家乐的改造装修，再到自己亲自下厨，王战荣的农家乐慢慢步入正轨。为了吸引客流，他还在农家乐里设置了一个特产售卖点，推介苹果、蜂蜜等独龙江原生态特产。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孔当村“亚纳农家乐”，老板娘肯秀泉和丈夫梁向保正忙得不可开交。这家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农家乐，是夫妻俩通过小额贷款及县里扶持建成的，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栋24个床位的“亚纳客栈”。肯秀泉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游客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

余金成书记向记者介绍说，近年来，独龙江乡注重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在巩固苹果、中蜂、独龙牛养殖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发展羊肚菌、黄精、重楼等种植项目，加快发展民宿、农家乐、客栈等旅游服务业。2019年，群众人均纯收入达到9000元以上。

随着独龙江3A级景区的创建成功，旅游业成为独龙江乡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距乡政府不远的山坡上，一个四星级的独龙江天境酒店已基本建成。“年内即可投入运营，可有效带动当地的旅游、餐饮、种养等相关产业。”余金成说。

在几个景区，一些村民在河滩捡枯树枝，背回去当柴火。余金成说：“保护生态嘛！不能随便砍树、打猎、捕鱼。”看得出来，独龙族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从前，独龙江乡路边能吃到野味，现在这些都不见了。

2018年底，独龙江乡实现了整乡和独龙族整族脱贫。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青山巍巍，绿水潺潺。如今，独龙江干部群众正在奋发图强，让山更青、水更绿，让未来的日子更美好。

龙灯文化传承人谢兆海师傅——

## 让运河龙灯一代代舞下去

黄嘉莹



运河龙灯表演。（图片来源：大运通网）



谢师傅展示舞龙道具。黄嘉莹摄

打小就开始操练运河龙灯，到谢师傅这一辈，他接触运河龙灯也有几十年了，运河龙灯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传承运河龙灯，谢师傅可谓尽心尽力，不断为保护这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奔走呼号，呕心沥血。操练龙灯的队员大都年事已高，他们之中有农民、工人、木匠、泥瓦匠，平时各自忙活自己的工作，运河龙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谢师傅又是龙灯队伍中的主心骨。

谢师傅回忆，父亲在世时经常在村里以

敲锣为信号，让队员们集中起来操练龙灯。现在谢师傅也经常一家家上门和队员们约定时间，动员大家挤时间参与舞龙排练。

谢师傅的老本行是木工，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但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15年开始他便舍弃了老本行，专心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家里人也表示出不理解，但他还是选择了咬牙坚持。

受父亲的影响，无论再苦，谢师傅也打定主意把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据谢师傅回忆，通州运河龙灯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表演过，比如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2016年，运河龙灯还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表演过，当时还得了三个三等奖，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场景，谢师傅依旧很兴奋。“我们从侧门一进去游客就都围上来了，我们都差点施展不开了。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可热闹了。”龙灯一亮相，便享受到了“大明星”一般的待遇。

除了去市里和区里参加活动，运河龙灯会

最常去的还是镇上和村里。镇上的运动会、村里的节庆活动举办时免不了让龙灯会来表演助兴，大伙儿都爱看，龙灯会在本地远近闻名。张庄村运河龙灯队员们训练有素，配合默契，在演出时统一穿上精心制作好的传统服饰，一队身着红色衣裳，另一队身着白色衣裳，两队队员都脚踏红色靴子，靴子上饰有金色纹饰。队员们头上还戴着极具特色的红头扎，红头扎上以红色小球装饰，队服是传统的中式开襟服装，彰显着浓浓的传统文化底蕴。

据谢师傅介绍，运河龙灯原有30多个套式，目前保留下来的有13个。谈及自己在龙灯队中的位置，谢师傅豪爽地笑了，“我在龙灯队里没有固定的位置，哪里人不够我就顶上，我什么都会，在龙头龙尾或者其他哪个位子都可以。”

2005年，运河龙灯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正式命名为“通州运河龙灯会”。张庄村也因为得天独厚的运河龙灯文化遗产入选北京市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单（共44个），为通州区唯一入选的村落。



本栏目主持人：严冰

在去往北京通州区漷县镇张庄村的路边，笔者看到笔直的马路穿镇而过，两边都是红砖砌成的平房，行驶在路上视野极为开阔。午后，谢兆海师傅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张庄村村委会，他是运河龙灯会的第五代传承人，向我们讲述了通州运河龙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传承故事。

张庄村的运河龙灯是大运河河畔最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通州区运河龙灯早已“走出通州”，它在北京市也是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

谢师傅今年54岁，1966年生，他穿着牛仔褂和运动鞋，头戴鸭舌帽，鸭舌帽上绣着一个“良”字，他的两鬓已经沾染上岁月的风霜，但依旧步伐矫健，思路清晰。谈及运河龙灯的历史，谢师傅神采奕奕，娓娓道来。“据老一辈人回忆，有时候大运河上运粮的漕船来到北京时遇上河面提前封冻，这时候就通过舞龙来祈祷冰面快些解冻。传说这是‘御赐的龙’”。旧时舞龙含有祈福消灾，祈求来年丰收之寄托，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谢师傅的爸爸、爷爷、太爷爷等祖上的先人都是运河龙灯的传承人，有记载的运河龙灯会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十四年，至今已将近200年的历史了。谢师傅也是运河龙灯的第五代传承人。据谢师傅回忆，他父亲